



郭註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老子經二十五章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
道至於自然而極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三

肅齋林

希逸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三
聖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
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天知

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人之生也凡事皆
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
為人事盡而天理應是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役後以傷生故曰
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
此數語甚正雖有愚而此下轉尤妙
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吾所待者在外或
無所未而自得或必有未而後得皆不可
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
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下下得最工若
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

孟子盡心上篇曰毋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云云
誰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
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
也

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謂知天之非
人入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
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
所為與人所謂為不定處非子看世事最精
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何謂真人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然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
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
日勿勿行校也暮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

蹉跌也過也亦作差
俗適當之聲

若然當作三有然

音義曰深人李曰內息之貌
以踵章勇切王穆夜云起自
於踵通律而深以喉向云喘
悸之息以喉爲節言情欲奔
競所致
陸德明音義曰噤音益郭云
音尼尼咽喉也哇獲端切徐
云胡卦反結也言咽喉之氣
結是不通也簡文曰哇咽也
齊物論與接爲構目以心聞
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傳心法要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給養不在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

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扁海蟬與蠶同大惠武庫列
宜翁尊參佛印頗自負甚輕
薄真淨一日從雲居來遊歸
宗至法堂見真淨便問長老
爲戲來得幾年淨曰專候樂
官來翁曰我不入這保社淨
曰爭奈即今在這場中裏翁
擬議淨拍手曰蝦蟆禪紙跳
得一跳

不暮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蹉過也
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
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
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
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遊於道
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
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其寢不夢神定
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
聞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

塞飢瘡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
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履在此神定則其出
入之息深深皆身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
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
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吐
以鼻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語者方
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蟇禪只跳
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
欲也天機者天理也目深淺者即前輩所
謂天理人慾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
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
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
見大惠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
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

張平叔字伯瑤事曹灯錄二十四載之

易上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註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傳燈并會元趙州傳不載此語餘錄未考

會元洞山良价禪師傳云僧問亡僧遷化向甚處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茹

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此說生死此生死也入死也條然而往條然而來不忘所始不忘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意也生也死也兩字不礙者不礙也條然隨之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善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今力無

張氏注志字誤也忘也

親息黨反崔云頽也音義頽涂音去軌反郭音若對反李

音仇一音達權也土云質朴無飾也向本作頽云頽然大杵貌廣雅云頽大也五罪反會元正光元年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三祖說法德元符哀公問仲尼段文也無以字老子曰使民無知無欲

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若然者其心志

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

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意此書字義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

得以此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容寂處頽大也頽頽也頭容直故見其頽頽然妻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故聖地即所謂以堦而登時乎其心者也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易師卦彖云行險而順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註毒害也
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
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拂土而食帝力何有於
我哉云時時試少林苦志者
莫不慨然望之
以杜國選而生於目烈烈入
會云五武云平盛五千嵩山
不勝竄跡云顯大出正罪又
無賴也向本行顯云顯烈大
有為一有聖顯出上元寶林
亦有志時又淳着苦挫又本
亦有志時又淳着苦挫又本
遺扁海自得也至也常也善
也

萬世不爲愛人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神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焉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弊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備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紂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

循本云預不備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眉餘尸王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妻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
 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爲非也樂
 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_事物_情得其所爲
 樂也通_性所也_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
 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_心親疎有_心
 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
 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_指也_就利違害
 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_一則君子亦
 非矣_上必爲_下名_下者實之賓爲_賓失已非
 也故曰非_上真自然也_下不知自然而勞苦
 以喪其身是役_於人者非_役人_者也此皆
 過當之論故孤不借而下_如伯夷_{叔齊}箕
 子皆遭譏訕以爲_下役_於人而失其已者故
 曰不自適其_上其語雖偏其文亦妙孤不
 借務光胥餘_犯他_甲徒_孤皆
 古之_貴者_不自_適不_自得也
 古之真人其

卷之八
子思子
黃帝
餘亦云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義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頤洞
頤洞
頤洞

左傳哀十八年傳使訥師而行讀義註義也句會義副貳也

德元付京駐宅段之文也孟子盡心篇其生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註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溫澤之見也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真以爲勤行者也此以形容之語儘有

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不義而自思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義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其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也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閑然而後應也濔濔聚也充悅之良其生色也濔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也與乎自得之真屬嚴毅之意望之屬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警乎者

惟廢忘也

大禹謨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開
不欲開也也遇合也密也於其未言似不
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意故曰悅乎其忘
言也兩句即下意悅乎俯下之自體本也
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
則月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
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母作於我心也
行於世以禮御俗也時乎用智則用智是
不得已而應事也德者循天德而自然
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
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
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
之喻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其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

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

也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者以好惡為異則知天者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

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

身則起形氣而獨存

易繫辭上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注韓康伯云通幽明之故則無不知也

天地備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特以大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卑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卑乎

死生猶晝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有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且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今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且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身卑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淵魚相與處於陸相吟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响吹嘘也設案云相向之向字當作响

圓覺經有無俱遣是則名爲淨覺隨順
鑑智禪師信心銘至道無難
唯嫌棟樑
龍山和尚住菴洞山价與客
師伯行脚見溪流葉葉洞云
此中必有修行人遂往尋見

譽非而非譽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太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任道而無爲也譽非非譽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非亦無非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任之自然任之自然足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棟樑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闌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抵天地也

菴主云示問菴生見菴主
道理此便佳也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闖入海直至如今無
消息見五燈會元三龍山和
尚語

菴主語則
菴主語則

平當則則

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死而筋力
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養生者
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趣若夫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趣是恒物之大
情也特把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趣而皆存善天

言天賦之文
言天賦之文

人無百年期強作千年調
鑄缺作門限鬼見相堂笑
見韻府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乎失之夜半有人言造化也負之而走
失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
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
是味者不知也小大舟楫山澤也怪之大
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
有宜也趣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什之自然
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佳之於天則無所趣
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日常物之大
情也人皆以有為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下
身千變萬化安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
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

希逸之下文註曰長於上古
言在天地之先也

物之所不得無而皆存善矣善矣善矣
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
法之況道乎善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
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太宗師也說得一箇
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
梅聖賢之言則平易而曰大道有情有信
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
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

易辭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復乎坤說言乎兌勞乎坎成言乎艮
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方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復乎坤也正秋
也萬物之引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也者水也正北方
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故曰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易繫辭上曰是故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
生八卦注韓康伯云夫有必
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也太
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
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
玄云維斗也斗也爲衆星綱
維故謂之維斗

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乎處也無
形無力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
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有一章發
得傳授字其好則自上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
原此道之始則自上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
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思造化之迹
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
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
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
也今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
得越痛快六
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埴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得水仙是河伯也
玄云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
東伯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
子時○疏黃帝軒轅也採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
成有龍垂於鼎於鼎以迎帝
遂將群臣及後宮七十二人
自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
化而云
疏顯頊即黃帝之孫即高陽
也亦月玄黃年十二而冠十
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
之銅鑄鼎能召四海之神有
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為北
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
於玄宮也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簡文云 名禺京是
黃帝孫也
疏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太彭為商伯太彭為周伯合為五伯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上
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有年也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顯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稱韋氏而下
有十三箇得字
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希韋氏古帝
也也聖天也猶言熱齊乾坤也氣母元氣
也龍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
家之所祖也坤山神龍常為龍有龍為也焉

司馬云東維箕尾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
星經云傳說 星在尾上
疏武丁號玉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宋之天下於涿州河北縣傳岩版築之所而得
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
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
與角元等星比並行列故云
比於列星
太真科云三善道者聖真仙
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
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
登至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
云太清有太極宮敎率以
仙呼之
一眼看言實以三梯格外之
眼看不可准聖賢之書讀也
疏葵當為葵字之誤猶是人
間世篇中南伯子葵也
偶徐音馬李有矩一云婦人
也
李云十梁姓倚名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顯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有十三箇得字
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希韋氏古帝
也也聖天也猶言熱齊乾坤也氣母元氣
也龍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
家之所祖也坤山神龍常為龍有龍為也焉
司馬云東維箕尾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
星經云傳說 星在尾上
疏武丁號玉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宋之天下於涿州河北縣傳岩版築之所而得
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
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
與角元等星比並行列故云
比於列星
太真科云三善道者聖真仙
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
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
登至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
云太清有太極宮敎率以
仙呼之
一眼看言實以三梯格外之
眼看不可准聖賢之書讀也
疏葵當為葵字之誤猶是人
間世篇中南伯子葵也
偶徐音馬李有矩一云婦人
也
李云十梁姓倚名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十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疏度慕也幾近也果決也夫
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
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
必須修學慕道玄道決成聖
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
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倘久聞
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生猶
自生一況在初學無客懈怠
假令口說耳聞亦何益是以
非他之難行之難者也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參月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月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
九月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疏度慕也幾近也果決也夫
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
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
必須修學慕道玄道決成聖
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
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倘久聞
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生猶
自生一況在初學無客懈怠
假令口說耳聞亦何益是以
非他之難行之難者也

疏度慕也幾近也果決也夫
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
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
必須修學慕道玄道決成聖
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
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倘久聞
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生猶
自生一況在初學無客懈怠
假令口說耳聞亦何益是以
非他之難行之難者也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
者櫻而後成者也而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計聶計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
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
九德皆足備言年長而有齋子之色此今
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
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
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

疏覽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
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
明疏最登也亦是附自私語也
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
惟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
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
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疏需須也復用也行也雖復
私心自誦智照漸明必須依
教導修數行勿急懈也不行
道無由致
疏誦誦誦也既因教悟理依
解而行遂使盛德顯彰誦誦
滿路者也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
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
顯故漸誦誦極以至玄冥者也
疏參三也參絕也一者絕有
極故至乎三絕左道重玄也

而已二日七日九日不
謂一節高十節耳外生者遺其見也朝微
者胸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
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
又抱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則說不生此
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死
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
即是自然而然也擾者拂也雖擾擾海
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擾擾而後見
其寧定故曰擾寧擾寧也者擾而後成此
名也九箇開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
有言而後書之簡牘故曰副墨形之言正
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
文而讀皆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
字瞻者見也見微而曰瞻明最與曠同以
言自誦故曰曠誦後者行使也需待也可

齊物論之文

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誦者言之
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
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微
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
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
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
也者有未始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
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
也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
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
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

百贅項椎也句猶言骨也椎
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
癰也跼蹐病不能行兒拘今
變曲之甚將者思自此更甚
也翼
徐音顯徐曰又徒顯反郭曰
奴結反陵亂也音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
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
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
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
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
爲雞予因以耒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爲彈予因以末鴉冬浸假而化予之尻

人間世云會撮指天五管在
正注云會撮推髻也五臟之
管皆屬於背曲則管向上也

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首脊脰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
有生一死也莫逆於心皆自悟而相契相
順也偉哉造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
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自發背癰也五管癰
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頂
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
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

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注云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云

身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踴躍扶曳而行之自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堂云莊子俄而子來有三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

文粹云彼何罪矣彼謂死也適去順之何罪於彼

之曰叱避無相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世於土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鎮鄒大

檀弓云魯子寢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晝曰華而晝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知彼君子之愛入也以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樂扶而易之及覆衾而沒

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曾子之易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豪傑臨者阿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去遠去也性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懼將化之人見所由聲言至少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

賈誼服鳥賦天地爲爐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何足患

日本紀略
疏云曲薄也或編薄織簾
音李云曲蠶薄

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八字如此結上二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擁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來

上面第四段之文

乎嗟來乘尸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
 椅子直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相與於無相
 心也相為於無相為無為而為也撓挑踊
 躍之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
 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
 所始不末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
 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
 冲漠無有之自存間有頃也往往事猶取
 原壤沐櫛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
 指孟子友子張琴而言也待耶語也嗟來
 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
 我猶為人椅子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

曹燈錄曰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三十年足不履地道德仰之有得曰新羅紙
 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上方唐解琬詩瑞塔臨初地金輿幸上方○隨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得到上方○李鄴詩云

金磬冷兮水南寺上方臺殿翠微連

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
 曰鯀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注沐浴也已止也木槨材也

疏云斷梓材木又采似鯀之
 首執女手卷然言孔子手執
 行谷如女子之手卷然而
 柔弱以此悅仲尼

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
 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
 原壤鯀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
 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
 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
 人不待學佛而後自有也

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合之彼何人
 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
 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
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之也無以貪之猶言與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張之某

上面泉淵魚相與處於陸段之文

易繫辭下曰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注疏云質

則陋矣與造化者為鄰人只是與造物為友
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
縣疣喻此身雖天地間長物必夾之於
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
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
為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
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
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
芒然無所見知之自塵垢之外即方之外
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餘之自
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
此老子禮以與世之意觀者示也 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較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

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其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郭注則簡握之簡也此注則簡易之簡也

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
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乎且方將化愚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愚知已化哉古者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豈猶
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謂之久矣進於
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
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
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已為甚簡故曰
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
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
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
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
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
夢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
宅居也且生也死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
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
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
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

文聲云造適不及笑者適意而樂不暇及于笑也

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象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一且也相與吾之耳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乎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

杜詩妻罕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不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夫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

倣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惠而子見

箕云無瞳子月有瞳子曰
聾整碎也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剗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

鍾紙勻土繁切鍛器莊子鍾
鍾之間寘勻之瑞勻莊子義
同一日鍾烹物之具鍾成物
之貝勻食

之亡其知皆在鑪槌之間耳庸詎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棄成以
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
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黜
剗黜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
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

事物上注云万物用之以化
故曰鼓万物也聖人雖体道
以爲用未必全無以爲用故
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功也

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
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
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音
者贅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者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鬼者也言
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
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夫故習而自悟
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鈞鑪乘行也成
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月之習而行乎自然
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黜補我黜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末可知者言未見得
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
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紛萬物而不可名
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
而爲自然然而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
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

意長於上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
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乎而天之所覆
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
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晦天而不動日月
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
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
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
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
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坐忘
矣仲尼覺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
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一段備顏子之名
以形容造道之妙畢
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
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未顏子則誤矣
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
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
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
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

此篇第十五節文也
圓覺經彼知覺者猶如虛空
知虛空者即空花之相亦不
可說無智覺性有無俱遣是
則名為淨覺隨順
洪範聰作謀庸作聖注春者
通於微也聖者無不通也

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
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
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
離形墮肢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春作聖春即通
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
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
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
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
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後矣賢
者勝也此賢
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
子輿曰子桑始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
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歸趣卒疾也

音趨七佳反崔云不在其聲
僂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句
會趣字注云行之速也又賢
道也或作趨

史記樂書昔者舜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註南風育養民
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此辭出尸
子及宋語

韓上宰相書情臨辭感不知所載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
奇絕恐其以飢而癯故曰殆病矣古人彈
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
若哭者力竭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
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臨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

郭注云夫無心而任乎自化
者應為帝王也音應對之應
下同

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
未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母
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者命也此
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
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
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
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
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

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應殊曰善哉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鳥能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齒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入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于一自得也或以已爲

玄云目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

馬或以已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日出後日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之意正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用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

疏神丘社壇也

孟子滕文公下禹疏九河注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
曰覆金曰胡蘇曰簡曰絜曰
鉤盤曰菑津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爾吾先見用中始
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已言以身為天下法
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
以已此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
預通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順
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
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蚊虻
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
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
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

李之暇山名陽山之陽崔云
殷陽地名司馬云暇衆也言
南遊也

真曰莽渺輕虛狀墮境猶墮
蕩也鼠法也崔本作爲

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
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
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鼯鼠
深穴而避重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
行無為之化而至其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
猶不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
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
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境之野汝又

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以爲天下爲問便
故以爲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
樂也與造物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
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
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然之鳥虛
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墮壞之野皆言太
虛無極之地也何辭猶何故也注訓法字
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
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
氏作爲亦是句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
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玄云姓陽名朱字子居

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
無咎之以心而所之以氣有此氣字便合
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私心則天
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
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
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
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
說如稱黃帝孔子頗于狂接輿則是借重
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陽子居見老
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微疏明學道
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且也虎豹

既貸貨借之貸也

身食萬身見字注云代也又戊卒也漢書注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此卒更也
富者雇貧者月二千此踐更也天下皆直戌更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令人徃又行者不
可二日便還因一歲一更諸不行者也三百錢入官官以給成者此過更也

之文來田煖相之便執繁之狗來藉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簡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
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
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微通也言事事通
微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
倦可以比明王否言用之為王者事如此
可否否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否易

漢惠帝紀曰上造以上及內
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皆論
為鬼薪

益卦彖曰天施地生其益無
窮卦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

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其
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
人否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
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
言其心思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
甲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繫合作
狸狗能執狸與猿也之便捷可觀皆以招
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
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
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
之其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
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
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
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

毛句雲行雨施从去聲始致反
句會支句施字注云實句施
智切惠也與也論語博施於
民易德施普也又天施地生
孟子施澤於民久毛氏曰凡
施設之施平聲施與之施並
平去通押
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韓文十三新修滕王閣記人
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壺子者列子之師也

則一有莫舉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
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
功可名而物自得樂猶韓文所謂人自
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
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
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
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
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
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法華經方便品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
圓覺經下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

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
以道與世尤必但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旬月或遠或近神在相者也其言皆驗若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
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
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
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
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
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
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尤高也自以其
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
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金剛經六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韻瑞云有佛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但見其水未見其身○金陵語錄定惠爲菩薩止觀爲佛
孟子公孫丑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正預期也

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
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
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
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
而勿正同惟若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
以爲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
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
杜開也開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

狀季咸遂以爲弗活矣
甯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則露矣於杜開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
以爲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由
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脩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
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升之意名實不入

卽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身下而
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
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白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鼻吾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
也 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大虚也莫勝
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
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
也神在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
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梁惠達禪師得水觀三昧每
入定有窺者見清水滿室
達摩止嵩山少林達終日面壁人謂之壁觀

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

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
猶今觀音十一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
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
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
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
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審非列子九淵
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
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
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
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
項却入第四節文 嘗又與來明白又與之
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文粹已滅不見其形已失不知所往

翼曰司馬云窮從人從用音類作第非

音窮音類窮靡不窮之見崔云猶遜伏也郭注變化類靡也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指目云云

疏云類者故仕靡者順從也故測洽切收也取也獲也舉也引也又迄及切歛持也

予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鼻吾示之以杙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窮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已滅已失言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窮音類窮靡者拉撥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撥莽蕩故自失而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不如食入於事無與親

彫琢復杜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

以是終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內間而不出也食不如餒人言集

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自親爲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下常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如此之意

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

傷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主

也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府聚

也前言不驚駭不謀焉用智即此意有

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

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

身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

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主

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

論語四勿字同然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

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無

無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

也大之授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

為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

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

圓覺經文

圓覺經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非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

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了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恃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一句一虛字不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老子經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註天雖不爭而万物莫得而勝之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亦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有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有者也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月鑿一窾七

日而渾沌死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

渾沌矣本平常說話粗出日鑿一窾之說皆奇事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

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

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

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三十三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為之自騞然而下則只按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率而為政之例其書本無精

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語特地如此亦

玄英疏序支道林說也今此注略其語而載之耳

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

大葉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麗不然

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論如曰先能

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齊物又宜

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

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

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

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

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

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

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

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

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

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

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自鳴大宗師之命

後漢馮異傳今軼守洛陽將
蛋鎮孟津俱據機軸註機弩
牙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
中庸第一章云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終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

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粧撰
儵忽渾沌池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
看他如此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
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夫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
得破耳何傳先師講春秋至西符獲麟
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
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
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
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
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符獲麟當時下面若
更有下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
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
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問伯已丘丈
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
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在堯舜病博施之類

至半夜方歸後兩目已
已丘丈與希逸言

外篇駢拇第八

又辨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
枝指手有六指
本出於之本異本作不字非
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拇足大
指也指
手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
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
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自然地人所同得者則為後矣侈則也似
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稱異附贅縣疣亦
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
後故曰出於形而後於性多方多端也用
之謂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
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曰
義外也非內也則作以仁為外矣以仁為
內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出之學故
但見其多事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
太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人也史
魚名鯀字子魚衛靈公臣此
二臣并稟性仁孝故舉之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
墨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
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
二人並墨之徒

孟子盡心孟子謂高子曰山
徑之間介然用之成路爲間
不用則茅塞之今茅塞子之心矣

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

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

暖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流故曰駢於明即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

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

樂爲外物也擢拙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

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

簞篋中簞也氣鼓之而爲聲
潛夫論簞削銳其致塞窮
有口舌之類

句會踏字注音喬舉足行高
也企字注遺余切舉踵望也
或作鼓

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

法故曰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簞鼓

以言語簞惑鼓動之也以危而累以繩而

結事之無益者辭者之多言連累不已纍

纍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纍居結繩比之竄

定猶言脩政也脩政其言句以爲辨故曰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

企踞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

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

非而揚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

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

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

不足是故鳬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
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人
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
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
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跋雖長而
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
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
山為小也跋起也存所跋則不平則不平
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
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
所安無憂可云也鳬鶴之喻最佳意與噫
同歎也以鳬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

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
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
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後且夫駢
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饕餮富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寡也足
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
騷憂若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

含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高目者
 半閉其目也欲開而不開則其睫豈能然
 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高也蒿目有獨生
 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
 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
 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
 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
 於本然也富貴糟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
 行何其且失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
 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
 折禮樂啗兪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
 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

禮記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
 以氣曰煦以休曰嫗疏云天
 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

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
 喻也侵削戕賊也固一定也屈折其身以為
 禮樂啗兪仁義欲以此慰天下
 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
 啗人前猶
 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
 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
 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縲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
 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縲而遊乎道德之間

為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跋以

說文秀禾粟下生秀从艸秀聲徐曰粟下楊生草謂禾粟下播楊而生

異作纏索纏索也纏音里素也纏纏也

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常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秀同秀然而生者就生之物之所風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一者一也不可虧者照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纏絲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約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適當太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

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

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

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

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

疏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后也姜姓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林之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聽文王取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拒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爲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墓墓林木森疎

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小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上小人也事業各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玄云盜跖者柳下惠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傳塞讀書二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日博不投瓊日塞瓊猶今骰子也亦

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也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皆燕字下一本有子字

馳騫說文亂馳也漢書音義云直騫曰馳亂馳曰騫音霧盡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即驥離朱而此會東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誠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本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莊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在大遂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个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騫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

行錄喜錄云朱熹晦菴先生徵國文公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云云又曰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云喜錄東萊至鶴湖陸子壽子靜劉子登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所見不啻而罷

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又陸九困錄云象山先生文安公字子靜云六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翁云先生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云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先生

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者乃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養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
惡無近刑

賈明學隱城西二塾其學漸
餘元 夫主與卒只財寶
汧水東蒼子曰象山與象山
夫主登而樂之誰敢具土山
夫公半子精 夫貴與貧山
又對以困益注象山夫主文
又曰或肉與兩之滿不離而
恆是不合而彌

又曰或內學漸之端不繼而結云西觀即不與畢快哉不謝式畢晚此首無由得也
恒是不合而獨

留止寒泉散舍前日
嘉靖東萊王鏊時到于信于韓偓于香來會用興語其初聞二趙處

予適喜題云米芾歸蘇去土燬國文公字云謝憫自難只中融云○八日東萊自東歸來

[illegible]

史記莊子傳空語無事實然
善屬書離辭措事類情用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
解免也其言泚泚自恣以適
己註離辭猶力折其辭句剝
攻擊也泚泚音注羊又音見

循本曰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御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發
 此書其見又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
 本史公謂其善屬書離離指事類情用刺
 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
 流滄音注自恣以避已此數語真道著
 莊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
 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
 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卷三

四十五

王天馬... 樂天里...

子自范之... 養移之... 養不... 稱嬰... 食牛馬... 槽畜獸... 鐵馬術...

燒之剔之刻之... 緇之以卑棧馬之死者...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極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鐵馬軌又馬大頸飾

在額下故曰... 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 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用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鄭溫博又孟大經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處乎知君子小人
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同德者得之於天者
同然也人之生也各
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
也絕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
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適言謂
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
皆是莊子餉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
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
禔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
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
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

東坡集十三異鳴詩昔我先
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
園玄鳳集桐花是時鳥與鵲
巢穀可俯掌註有細羽之細
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玄鳳
蜀有禽五色桐花時來集於
桐上名曰桐花鳳志林云吾
昔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
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
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捕
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
其聲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
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毛羽至
李贊畫桐花鳳詩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
集桐花以飲朝露○劉績筆雪錄云即東坡所謂綠毛玄鳳俗名倒掛者
五車韻瑞云西蜀有桐花鳳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掛子坡公梅詩倒掛綠毛玄鳳是也

人各隨其性而居自愛連屬一鄉之中自
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
入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木
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擊引鵲巢
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在少時所居書
室鳥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
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與鵲詩注
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
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
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
離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
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
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
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
一字接過古文法也今
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肇
上

文粹畫儀午象以飾樽
上鏡下日註半圭日璋

結反下 爲仁踉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
不殘孰爲樸樽白圭不毀孰爲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
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
人以下段應上段也
強而行之貌踉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肆
汗漫也流湯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命

離婁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不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莊子卷三
作揖向音樂是也此乃自屈抗禮樂之
命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
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
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標刻木而為之故曰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王不琢不成器故曰
自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
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情性不
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
二者為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
同並以馬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
聲皆是用入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
人之過兩句此
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
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抗禮樂以匡天下
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
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

扁海左與右睨睨邪視也

也敵也突觸也

焉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
箇畫馬圖也相靡相靡擦也看他交頸分
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輓也月
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睨
睨怒之狀也聞扼曲頸而扼扼也不受衡
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
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
潛竊以加警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衡轡
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見盜馬
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
衡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
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
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
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
古本無之縣跋高擗而提起之意踈跋不
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詭衡竊轡也內

國語韋昭序言孔子發憤於舊史而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攝意亦采錄前世穆王以來
下說魯悼公伯之誅邪國成敗嘉言陰陽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
傳○前漢藝文志評林首書沈津曰吳崑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之史別國為
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草藹其存時人共傳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明本意或詞多枝葉
事文類聚左氏失明厥有國語

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
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句與左傳不同如
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
或者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莊子肅齋義卷之三

